

元明史料筆記叢刊

廣志彙

元明史料筆記叢刊

廣

志

卷之四

譯

中華書局



廣 志 輯

〔明〕王士性著

呂景琳點校

中 華 書 局 出 版

（北京王府井大街）

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

北京第二新華印刷廠印刷

787×1092毫米 1/32·47/。印張·82千字

1981年12月第1版 1981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 00,001—16,800冊

一書號：11013·991 定價：0.47元

點校說明

廣志繹五卷，明王士性撰。王士性，字恒叔，號太初，又號元白道人，浙江臨海人。萬曆五年進士。他在北京、南京、河南、四川、廣西、貴州、雲南、山東等地都作過官，而且喜歡遊歷，足跡幾遍於全國。著有五岳遊草十二卷、廣遊志二卷、廣志繹六卷。廣志繹是他晚年的一部關於地理的筆記，其自序寫於萬曆二十五年，未及出版，作者就去世了。廣志繹第六卷四夷輯，有目無書，實只五卷。此書不僅記述了各地的山川名勝、關塞險要、物產民俗，而且對當時的賦役漕運、農民起義、特別是西南少數民族的情況都保存了較豐富的史料。由於作者反對「籍耳爲口、假筆於書」，注重親身見聞、實地考察，這就更提高了本書的史料價值。

廣志繹由楊體元初刻於清順治元年，再刻於康熙丙辰十五年，流傳都很少。嘉慶二十二年，臨海宋世學據楊刻丙辰本參酌傳抄本重梓，收入所輯臺州叢書中。目前我們見到的只有這個本子。現據此本標點，並查閱有關書籍及方志作了某些校訂。

點校者

序

香山楊子解天台之組至禾，手王太僕恆叔先生廣志繹六卷示余，將命之梓。余曰：是蒼萃諸家，標新領異，有所寓焉而成是書也。古今志地者多矣，博通者考沿革，游覽者志巖壑，體道者愉悅性情之間，而探經世之大略，攬形勝，審要害以爲行師立國之本圖，志量不同，而有資於地一也。顧括地諸志，卷帙數百，窮年不能竟其業，而又難採傳記，未嘗親履其境，不無彼此牴牾，以鄙善長之精博，猶以震澤南從漸江入海，靈邱之爲雲、爲齊，西平之爲汝南，爲臨淮，混而一之，其他又何譏焉？太僕車轍滿天下，所未歷者七閩及殊方異域耳。所至搜考遺佚，風會、物產，一一詳數，又父子兄弟累代卿貳，自襄裕公以來，數歷中外，耳目濡染，已非一日，偶有綴述，自出尋常畦徑之表。是編也，在五嶽游記、廣游志之後，鍵關謝客，追繹舊聞而成之。若自託於鄱陽隨筆、相臺程史之次，而邊徼扼塞、河淮侵奪、郡邑同異、賦稅輕重、一切軍國大政悉數而不能終者，卽在品隲山水、銓叙草木蟲魚之內，以待有心者之採擇，夫豈稗官說家之所能比絜耶？

香山知所愛重而公諸世，亦非俗吏之用心也。是其性情術略，懸合於太僕者深矣。

康熙十五年歲次丙辰中秋日，樵李曹溶題。

重刻廣志繹序

吾邑前明王恒叔太僕士性，三生慧業，一代名流，百氏暢其咀含，五嶽恣其游覽，胸羅邱壑，唾落烟雲，莫不卓卓垂今，駸駸入古，而以廣志繹一書爲最。夫以太僕名門秀毓，朝籍早通，宦跡幾遍於寰中，雅尚夙超夫物表。向子平尚牽婚嫁，便起遐心；謝靈運偶現宰官，未忘結習。幽巖絕壑，支筇獨往之時；通邑大都，傾蓋高譚之會。合勝情與勝具，千山爭迓星輿；話某水與某邱，一生半經雨屐。因而擘窠作字，拂壁題詩，續招隱之吟，葺漫游之錄，固其所也。而乃蒐羅往事，詢訪時宜，燭險怪如犀燃，瞭川原如螺指，舉凡關河扼要、風氣遷移，既縷析而條分，要事賅而理舉，迥非耳食，鏡懸興廢之由，漫付談資；轡攬澄清之志，進百家而挹注，漏鄙玉卮，啟三篋而傳鈔，漫同金粉，以視鑲冰剪綵、鋪張一夕之登臨，片羽零璣、掇拾五方之志乘者，相去豈可道里計耶！書梓於康熙丙辰而流傳絕少，惟同邑洪筠軒司馬頤煊家有藏本，今筠軒遠宦粵東，乃取郭石齋秀才叶寅鈔本與余往歲鈔本互校一過，重付梓人。蟬螽未埋，豕魚難免。狎鷗之莊安在，久歎蒿萊；印鴻之爪尚存，亟登梨棗。當亦一瓣所奉爲心香，九京所默爲首肯者乎？時嘉慶二十又二年，歲在丁丑夏四月，文林郎陝西鳳翔府扶風縣知縣臨海宋世榮撰。

刻廣志繹序

昔人謂，性好讀書，清福已具。歐陽子亦曰，物必聚於所好。故好書者往往得遇奇書，微獨福也。蓋前人著之而或傳或不傳者，後人得而讀之而且傳之，自有性情感召，不偶然矣。四明楊齊莊先生博雅醇粹，藏書萬卷，一日示予一書爲廣志繹，凡若干卷，曰，此赤城王恆叔先生所著未傳之書也。先生高才曠致，平生好游，有五嶽游草，有廣游志，皆宦轍所至，耳目所睹記，其書已傳，世多有之。後居南鴻臚，追繹舊聞，復爲廣志繹。書成，郵寄屠赤水先生，序未竟而先生捐館矣，此書遂流落。四明楊齊莊先生得之，藏且有年，甲申秋，予攝篆奉川，屬以付梓。時南北用兵，天下雲擾，僅錄二冊，一自藏，一付王氏諸孫。丙戌兵變，竄徙草間，錄本失去，每深惋惜，忽忽不自得。雖所蓄金石、琴研、書畫、鼎彝、愛玩珍重者一時散亡，都不復念，獨念此書不置也。甲午游四明，遇同學李懷帖家藏是書，予輒喜過望，如見故人，請假錄之，無論出處必攜，反覆校閱，卽寒暑晦明寢食憂喜無間也，若與恒叔先生同時商榷焉。徧質之博雅君子，如曹秋嶽夫子、沈大匡先生、沈次柔、顧寧人、項東井諸同學，咸謂是書該而核，簡而暢，奇而有本，逸而不誕。其志險易、要害、漕河、海運、天官、地理、五方風俗、九徵情形，以及草木、鳥獸、藥餌、方

物、飲食、制度、早晚、燥溼、高卑、遠近，各因時地異宜，悉如指掌。使經綸天下者得其大利大害，見諸石畫，可以佐太平，卽其緒論，亦足供王、謝鹿主，世學案：當合作鹿字。脫一字。有裨風雅，不似齊諧志怪、虞初小說，百家雜俎，誕而不經，玉卮無當也。念是書當兵火之餘，得而失、失而復得，相去凡三十年於茲，而今日得壽諸剞劂以傳，不可謂非性情感召，不偶然也。夫誦詩讀書，古人謂之尚友，或亦予與恆叔先生有夙契哉！乙卯冬偶過天台，訪廣游志不可得，得五嶽游草而卒業焉，內雜志一卷，有志釋所未備者，附梓於後，以傳先生未傳之書，併以副齊莊先生付託之意云。時康熙丙辰菊月，析津楊體元題。

王恆叔廣志繹序

司馬子長曠世逸才，然必周行萬里，網羅見聞，然後著爲史記，杜子美詩人冠冕，遭亂流離，三巴、吳、楚，游蹤頗濶，故曰：「不開萬卷，不行萬里，不能讀杜詩。」良然。豈非名山大川足以豁人胸懷、發人才性，而五方謠俗、方言物產、仙蹤靈蹟、怪怪奇奇，其於新耳目、廓拘蔽良有助焉。余友天台王恆叔才既高華，而宦轍幾徧天下，視子長、杜陵所到，不啻遠過之。諸名山，自五嶽外，探陟最廣，賦咏亦多，無論名山，卽一巖洞之異，無勿搜也，一草木物產之奇，無勿晰也。他若堪輿所述，象胥所隸，輜軒所咨，千名百種，無不羅而致之几席之下、筆札之間，如五嶽游記、廣志其大者。既改南鴻臚，閒曹無事，杜門却掃，追繹舊聞，復爲廣志繹六卷以示予。一、方輿崖略，二、兩都，三、江北諸省，四、江南，五、西南，六、四夷輯。噫！備矣。恆叔自言，他人所述，每每藉耳爲口，緣虛飾實，余言則否，皆身所見聞也。余病餘寡營，因得卒業。意獨喜其叙山川離合、南北脈絡，如指諸掌，卽景純所述、青囊所紀，勿核於此，至譚河漕、馬政、屯田、鹽筴、南北控禦方略，具有石畫，不爲卮言。躍馬中原，攬轡關河，可謂有天下之志，此當不在史遷、杜詩下。它則以資揮麈於稗官，足解人頤，又其餘耳。

萬曆丁酉初冬日，樵李馮夢禎序。

自序

余已徧海內五嶽與其所轄之名山大川而游，得文與詩若干篇記之矣。所不盡於記者，則爲廣游志二卷，以附於說家者流。茲病而倦游，追憶行蹤，復有不盡於志者，則又爲廣志而繹之，前後共六卷。書成，自爲叙曰：夫六合無涯，萬期何息，作者以澤，量非一家。然而言人人殊，故談玄虛者，以三車九轉，而六藝之用衰；綜名實者，尚衡石鑄刑書，而結繩之則遠；攬風雅者，多花間草堂，而道德之旨溺；傳幽怪者，喜蛇神牛鬼，而布菽之軌殊。無惑乎枘鑿不相入，而事本末未易言也。余志否否。足版所到，奚囊所餘，星野山川之較，昆蟲草木之微，皇宸國策、里語方言之蹟，意得則書，懶則止，榻前杖底，每每追維故實，索筆而隨之。非無類，非無非類；無深言，無非深言。稗氏之家，其且有取於斯乎？總以六卷次之，一、方輿崖略，二、兩都，三、江北諸省，四、江南，五、西南，六、四夷輯。夫夷也而獨系之以輯何？蓋天下未有信耳者而不遺目，亦未有信目者而不遺心，故每每藉耳爲口，假筆於書。余言否否，皆身所見聞也，不則，寧闕如焉。敢自附於近代作者之習乎哉？故不得之身而得之人者，猥以輯云爾矣。

萬曆丁酉中秋日，天台山元白道人王士性恆叔識。

廣志繹目錄

卷之一

方輿崖略

一

卷之二

兩都

一四

卷之三

江北四省

河南 陝西 山東 山西

三五

卷之四

江南諸省

浙江 江西 湖廣 廣東

六

卷之五

西南諸省

四川 廣西 雲南 貴州

一六

卷之六（正文原缺）

四夷輯考訂嗣出

雜志附刻世舉案：此帙係楊齊莊附梓，本非原書所有。且康熙間邑人馮嵩庵侍郎

已刻入五嶽游草，台中現有藏版，故不贅梓。

附錄

明史王士性傳

.....

一七

台州府志王士性傳

.....

一六

廣志繹卷之一

方輿崖略

方輿廣矣，非一耳目、一手足之用能悉之。崖略者，舉所及而識其大也。昔人有言：『州有九，游其八。』余未入閩，庶其近之哉。

僧一行謂：『天下河山之象，存乎兩戒。北戒，自三危、積石，負終南地絡之陰，東及太華，逾河並雷首、底柱、王屋、太行，北抵常山之右，乃東循塞垣，至濊貊、朝鮮，是謂北紀。所以限戎狄也。南戒，自岷山、蟠冢，負地絡之陽，東及太華，連商山、熊耳、外方、桐柏，自上洛南踰江、漢，攜武當、荆山至於衡陽，東循嶺徼，達東甌、閩中，是爲南紀。所以限蠻夷也。故星經謂：『北戒爲胡門，南戒爲越門。』河源自北紀之首，循雍州北徼，達華陰，而與地絡相會，並行而東，至太行之曲，分而東流，與涇、渭、濟瀆相爲表裏，謂之北河。江源自南紀之首，循梁州南徼，達華陽，而與地絡相會，並行而東，及荆山之陽，分而東流，與漢水、淮瀆相爲表裏，謂之南河。』觀此則南北山脈皆會於太華。

古今疆域，始大於漢，最濶於唐，復狹於宋，本朝過於宋而不及於唐。江南諸省，咸自漢武帝伐南越始通中國，而閩越、甌越，於越以次歸附。西粵則其西路進兵之地也。唐全有漢地，分天下爲十道，十五葉訪使，南北萬里，東西萬七千里，州府三百五十八，縣一千五百五十一，又有通四夷羈縻路，一曰營州，入安東，二曰登州，海行人高麗、渤海道，三曰夏州，塞外通大同、雲貴點校者按：「雲貴」疑當作雲中。道，四曰中受降城，入回鶻道，五曰安西，入西域道，六曰安南，通天竺道，七曰廣州，通海夷道。故東至安東，西至安西，共府州八百五十六。宋北失燕、雲、山前、山後十五城於遼，西北失銀、夏、鹽四城，甘、涼、鄯、廓七城於元昊，西失松、疊十一城於羌，西南失滇、雲全省於段氏。本朝北棄千里之東勝，南棄二千里之交趾，東北棄五百里之朵顏三衛，西北棄嘉峪以西二千里之哈密。若元人兼有沙漠，六朝偏安江左，其廣狹又不在此內。

江南佳麗不及千年。孫吳立國建康，六代繁華，雖古今無比，然亦建康一隅而止。吳、越風氣未盡開也。蓋荏葦澤國，漢武始易閭閻而光明之，爲時未幾。觀孫吳治四十三州十重鎮，並未及閩、越，特附於宣州焉已。晉分天下十九州，吳、越、閩、豫通隸揚州。唐分十二道，一、江南東道，遂包昇、潤、浙、閩，一、江南西道，遂包宣、歙、豫章、衡、鄂。豈非地曠人稀之故耶？至殘唐，錢氏立國，吳越五王繼世，兩浙始繁。王審知、李璟分據八閩始盛。然後宋分天下爲二十三路，江南始居其八焉，曰兩浙，曰福建，曰江南東，曰江南西，曰荆湖北，曰荆湖南，曰廣南東，曰

廣南西，而川中四路不與焉。趙宋至今僅六七百年，正當全盛之日，未知何日轉而黔、粵也。

天下賦稅，有土地饒瘠不甚相遠者，不知當時徵派何以差殊。想國初草草，未歸一也。其後，遂沿襲之。如真定之轄五州二十七縣，姑蘇之轄一州七縣，毋論所轄，卽其地廣已當蘇之五，而蘇州糧二百三萬八千石，而真定止十一萬七千石。然猶江南江北異也。若同一江北也，如河間之繁富，二州十六縣，登州之貧憊，一州七縣，相去星淵，而河間止糧六萬五千，登州乃糧二十三萬六千。然猶別省直異也。若在同省，漢中二州十四縣之殷庶，比臨洮二州三縣之冲疲，易知也，而漢中糧止三萬，臨洮至四十八萬。然猶各道異也。若在同道，順慶不大於保寧，其轄二州八縣，均也，而順慶糧七萬二千，保寧止二萬。然猶兩郡異也。若在共邑，則同一南充也，而負郭十里，田以步計，賦以田起，二十里外，則田以鉅量，不步矣，五十里外，田以約計，不鉅矣。官賦無定數，私價亦無定期，何其懸也。惟是太平之時，民少壯老死，祖孫代易，耳目相安以爲固然，雖有貧富輕重不等，不自覺耳。

東南饒魚鹽、杭稻之利，中州、楚地饒漁、西南饒金銀礦、寶石、文具、琥珀、硃砂、水銀，南饒犀、象、椒、蘇、外國諸幣帛，北饒牛、羊、馬、羴、絨氈，西南川、貴、黔、粵饒梗稻大木。江南饒薪，取火於木，江北饒煤，取火於土。西北山高，陸行而無舟楫，東南澤廣，舟行而鮮車馬。海南人食魚鰕，北人厭其腥，塞北人食乳酪，南人惡其羶，河北人食胡葱、蒜、薤，江南畏其辛辣，而身自

不覺。此皆水土積習，不能強同。

潼關，陝西咽喉也，稱直隸潼關，而考數屬屯馬直指。潁州，南直轄也，而潁州以隸河南。晃州以西，貴州地也，而清浪、偏橋以隸湖廣，黃平以隸四川。五開，楚轄也，而黎平以隸貴州。此皆犬牙相制，祖宗建立，自有深意。

江西建昌縣不立於建昌府而立於南康，南康縣不立於南康府而立於南安。又，吉安有永豐，廣信又有永豐，至於安仁、崇仁、安義、崇義、南昌、新昌、都昌、瑞昌、廣昌、建昌、會昌、萬年、萬載、萬安之類。立縣之初，山川鄉鎮儘可采用，何必重疊乃爾。南直太平縣亦不立於太平府而立於寧國，福建建寧縣亦不立於建寧府而立於邵武。至於天下稱太平、永寧者，南直太平府，廣西又太平府、太平縣，台州府、寧國府、平陽府又皆有太平縣。雲南永寧府，貴州永寧州，吉安府、河南府、隆慶州又皆有永寧縣。銓選考課者最不便之。

天下府庫莫盛於川中。余以戊子典試於川，詢之藩司，庫儲八百萬，卽成都、重慶等府，俱不下二十萬，順慶亦十萬也。蓋川中俱無起運之糧而專備西南用兵故。浙中天下首省，余丁亥北上，滕師少松爲余言：「癸酉督學浙中，藩司儲八十萬，後馬方伯止四十萬，今爲中丞，藩司言，今不及二十萬矣。」十年之間，積儲一空如此。及余己丑參藩廣右，顧臬使問自浙糧儲來，詢之，則云：「浙藩今已不及十萬藏也。」廣右亦止老庫儲銀十五萬不啓，餘止每歲以入爲出耳。余

甲午參藩山東，藩司亦不及二十萬之儲。庚辰入滇，滇藩亦不滿十萬，與浙同，每歲取礦課五六萬用之。今太倉所蓄，亦止老庫四百萬餘，有事則取諸太僕寺。余乙未貳卿太僕時，亦止老庫四百萬，每歲馬價用不足，則取之草料。蓋十年間東倭西峙，所用於二帑者過二百餘萬故也。國初，府庫充溢，三寶齋太監下西洋，齎銀七百餘萬，費十載，尚剩百萬餘歸。蓋乘元人所藏。而元時不備邊，故其充溢至此。可見今閭閻疲憊，去於邊費爲多。

江北山川犇曠，聲名文物所發洩者不甚偏勝，江南山川盤鬱，其融結偏厚處則科第爲多，如浙之餘姚、慈谿、閩之泉州、楚之黃州、蜀之內江、富順、粵之全州、馬平，每甲於他郡邑。然文人學士又不拘於科第處，嘗不擇地而生。卽如國初，劉伯溫以青田，宋景濂以浦江，方遜志以寧海，王子充以義烏，雖在江南，皆非望邑。其後，李獻吉以北地，何大復以信陽，孫太初以靈武，李于鱗以歷下，盧次樞以濮陽，皆在江北。然世廟以來，則江南彬彬乎盛矣。

天下馬頭，物所出所聚處。蘇、杭之幣，淮陰之糧，維揚之鹽，臨清、濟寧之貨，徐州之車贏，京師城隍、燈市之骨董，無錫之米，建陽之書，浮梁之瓷，寧、台之燄，香山之番舶，廣陵之姬，溫州之漆器。

中國兩大水，惟江、河橫絡腹背。河受山、陝、河南、半南直四省之水，江亦受川、湖、江西、半南直四省之水。河□塞外，經五千里方入中國，甚遠。而江近發源岷山。□至入海處，河委於一